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二十四回 薛應龍討賞受侮辱 薛丁山三打樊梨花

樊梨花來到兩軍陣前，唐營可熱鬧了，就像過年似的，又放鞭又放炮隆重祝賀。薛丁山的兩位母親以及竇仙童等女眷，陪伴樊小姐在後帳歇息，其餘眾人俱在前營祝賀。歡慶筵上，程咬金成了主角，往正中央一坐，大說大笑，訴說以往的經過。他算是有駱駝不吹牛，大談寒江關之行，特別是說到薛應龍這裡，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。

老程把巧遇薛應龍的事作了介紹。唐王李世民非常高興，吩咐一聲：「把孩子帶到御案前。」時間不大，薛應龍來了。薛應龍長這麼大哪到過這種地方，不知道說什麼好了，程咬金滿面笑容招呼他：「重孫子，快過來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這位是當今天子，快磕頭。」薛應龍趕快上前，跪下就給皇上磕頭。薛應龍一進帳，李世民的的眼睛就沒離開他，越瞅越喜歡，最後賜平身，讓他近前來。薛應龍站到桌子邊，李世民伸手把他拉住，上下打量了半天，笑著問道：「孩子，認識你爺爺嗎？」，「不認識，我就想見見我爺爺。」

李世民伸手往旁邊一指：「這位老將軍就是你祖父。趕緊過去見禮。」薛應龍先是一愣，接著趕緊跑過去就把薛仁貴抱住：「爺爺，您一向可好，小孫孫給爺爺磕頭。」薛仁貴趕緊伸手把薛應龍攙起來，拉到懷中，喜歡得不得了。薛應龍一高興，把他老師寫的信也忘拿出來了。薛仁貴對他說道：「孩兒啦，你初來乍到，要聽話，大營之中規矩甚多，沒事不要到各營亂串，懂嗎？」，「爺爺，我懂，我程太老爺都跟我說了。」，「嗯，好孩子，下邊休息去吧。」，「遵命。」薛應龍蹦蹦跳跳而去，眾將都哄堂大笑。

程咬金說：「這孩子真有能為呀，諸位是沒見他上陣，那武藝可稱是天下一絕。仁貴呀，你們家可算是三喜臨門。第一件事，丁山和梨花破鏡重圓；第二件，你病好了；第三件，又得了個大孫子。萬歲，是不是三喜臨門？」唐王也不斷地點頭：「老愛卿，咱們得怎麼祝賀一下呢？」，「萬歲，為臣早想好了。為什麼丁山和梨花大鬧洞房，打得不可開交呢？大概是成親那日子不好。依臣看來，最好選良辰擇吉日，讓他們再拜一次堂，就能把過去那不幸的事衝掉了，你看如何？」皇上一聽，也有道理，就問薛仁貴。薛禮一想，這種事自己別作主了。回帳跟夫人一商量，夫人都同意，這就決定再次拜花堂。大帥傳令在營中準備。與此同時又派了一輛大車，派專人趕奔寒江關，去請樊梨花的母親。十幾天以後，何氏老太太帶著丫鬟婆子來到營中。柳、樊二氏夫人把老太太接進來，陪著說話，不必細表。

丁山和梨花二次拜堂的日子選定在初七。到了這天，滿營眾將熱烈祝賀。把薛丁山從後營找出來，讓他沐浴更衣，帽插宮花，十字披紅。樊小姐也卸下盔甲，換上女裝。入夜舉行拜堂議式，兩旁奏樂，夫妻雙雙退堂，進入寢帳。外邊張燈結綵。程咬金傳話，不管是誰都發酒發肉，大家足吃足喝，掌燈以後，到處是划拳行令的聲音，到處一片笑聲。

營中最高興的還是薛應龍。他一看這大營像火龍一樣，站在高坡處一眼望不到頭。他高興得像只小歡兔，這一頭，那一頭，簡直忙不過來了。先鋒營有個姓王的副將，因為他愛喝酒又常醉，人們都叫他醉王。薛應龍來到這，醉王有了七分醉意，他一把握住薛應龍，問長問短，說來說去，醉王就離了格了：「小少帥，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？」，「今天是我爹跟我娘拜堂成親的日子。」，「這樣大喜的事，你得去道喜去，為什麼叫你道喜呢？你去領賞錢哪！轉悠一圈兒，你就發財啦！」，「我還不明白這個事哩。」，「別的地方你不去可以，惟獨你爹那洞房，是非去不可，進屋就磕頭，伸手就要錢。懂嗎？」，「我懂啦！」薛應龍並不知道這個副將言語之中帶有諷刺。哪有多娘拜堂成親，孩子跑來道喜？別人一聽不像話，知道這醉王可能喝多了，幾次拿腳踢他，他還說。

薛應龍從這個帳篷出來，心想他說得有理，我得去道喜呀。噫噫噫，跑進金頂黃羅帳。往裡一看，皇上、大帥、程咬金，還有很多人都在這兒划拳行令。薛應龍把衣帽整整，大步流星過來了：「萬歲，各位，今天是我爹跟我娘拜堂成親的日子，我也很高興，特來給大家道喜。」大伙兒一聽這孩子說話有意思。李世民說：「孩兒啦，你道喜不能讓你白道。」說著話一伸手把帶子解下來了：「來，朕把這根帶子賜給兒了。」皇上的東西都是寶貝，拿出一樣賞給誰都是無上的光榮。程咬金趕緊說：「應龍啊，快過來謝主龍恩。這帶子兒不能係，將來得供奉起來。」，「多謝萬歲。」他把帶子接過來一看，金絲鑲著寶石，真是價值連城。大帥一看皇上給了賞賜，也給了他白壁兩雙，黃金十兩。眾人都給了賞。薛應龍一看沒法拿呀，就把袍子撩起來當兜兒，整整給了一袍子，這可把他樂壞了，小臉兒跟開花兒了一樣。轉身出了大帳，小孩兒心想，我爹跟我娘拜花堂，那花堂在哪兒呢？有人告訴他：那不叫花堂叫洞房。他就問：「洞房在哪裡？」，「往前走一拐彎兒，掛紅燈的帳篷就是。」薛應龍撒腳如飛趕奔洞房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薛丁山這一次跟樊小姐拜堂成親，他是百感交集。想起以往之事，他深感內疚，覺得對不起樊小姐，對不起爹爹和大家。現在二次拜堂，既高興，又尷尬。他還不願放下大丈夫的架子，覺得在屋內發悶，於是站起身來，開開門到院中溜達，見月明風清，更激起他無限悵惘，便在院內踱來踱去。

薛丁山正在溜達，薛應龍來了。他到院內一看，月光下站著個人，身披大紅，相貌堂堂，心裡想：這大概就是我爹薛丁山，我還沒給他磕過頭呢。我過去見一見，領倆賞錢。想到這，薛應龍就過來了：「您.....您.....」薛丁山心想這人什麼毛病，仔細一看，嚙，長得挺漂亮，包裡金光閃閃，都是錢。「你是誰呀？你打哪兒來？」，「我是新來的。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您是不是二路元帥、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薛丁山？」，「不錯，正是我。」，「哎喲，爹爹在上，兒給爹爹磕頭了。」說著在丁山腳下跪倒磕頭。這一下把薛丁山鬧愣了，吸了一口冷氣，後退了幾步，心想：我哪有這麼大個兒子？莫不是誰給我收的乾兒？丁山問：「孩兒啦，你認錯人了吧，我不是你爹。」，「錯不了，你是我爹，我娘是樊梨花，我就是樊梨花生的，你就是我親爹。」

這在別人聽來是個笑話，可薛丁山跟別人不一樣，他跟樊梨花有裂痕，雖然承認了自己不對，可又總覺著有點兒欠碴兒。一聽薛應龍這話，薛丁山就想邪了，他看薛應龍的五官相貌只在自己之上，不在自己之下，再看他這個頭兒，歲數，聽這話就有點兒扭：「等一等。我且問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，「我叫薛應龍。」，「誰領你來的？」，「我娘領我來的。」薛丁山一想：我明白了。不用問，我兩次休了樊梨花，這個下賤的女人不甘寂寞，一定在外胡扯，收了這麼個小子，哪兒這麼個野兒子，明明是她的好夫。他們策劃好了，以母子為名混進大帳，這還了得。想到這，無名大火往上一撞，飛起一腳，正踢在薛應龍的前心。薛應龍根本沒防有這一手，他見誰都挺親熱，惟獨薛丁山是個意外。只見把孩子踢得一個倒栽蔥摔倒在地，袍子包的東西全撒了。還虧薛應龍長得棒，有功夫底，要不然這一腳非給踢死不可。薛應龍一軀軀從地上爬起來：「爹，您怎麼生氣了。我來了就找您，沒找著，別人也不告訴我，因此晚來了一步，大概您生氣了，您別打我了。」，「放你娘的屁。」薛丁山往上一躡，把薛應龍前心抓住，掄拳就打。薛應龍不知道怎麼回事，真要在兩軍陣前別人這麼打他能幹嗎？可今天這情況特殊啊！薛應龍左躲右閃，薛丁山「嘩嘩嘩」下了毒手，一邊打一邊罵：「哪來個野種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。」

屋裡的樊姑娘，今天又喜又難過。喜的是，總算夫妻破鏡重圓。難過的是，薛丁山不辨真假，翻臉無情，想起往事，倍感傷心。樊小姐正在獨自思想，忽聽院裡一陣騷動，細一聽覺出勢頭不對，她掀掉蓋頭，推開帳篷門往院裡一看，薛丁山正在暴打薛應龍。梨花姑娘忍無可忍，邁大步跨出帳篷：「將軍住手，你不要誤會，打不得。」過來把薛丁山攔住了。薛丁山一見更覺妒火中燒，冷不丁來個黃龍大轉身，叭！照著樊小姐就是個滿臉花。樊小姐未加防備，打得她就地轉了一圈兒。

樊梨花頓時火冒三丈，把鳳冠霞帔新裝全都脫下，緊咬銀牙用手點指：「呔！薛丁山，你是個人嗎？你把我當什麼了？打過來罵過去，我在你眼裡分文不值。我問你，你為什麼打這個孩子，為什麼下死手？我跟你拼命！」，「跟我拼命，好哇，樊梨花，我要知道你這麼下賤，我能娶你嗎？我們老薛家缺了八輩德了，連你帶他我都宰了。」薛丁山撲進大帳，從牆上摘下寶劍，鏘啷啷

出寶劍，到院裡直奔薛應龍。這可把薛應龍嚇壞了，他一軋軋身站起來撒腿往前就跑，一邊跑一邊喊：「救人哪，我爹跟我娘打起來了，我爹要殺我呀！」一直向前帳跑去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前邊大帳之中，皇上正盛排筵宴，凡是參將以上的，都參加了這裡的宴會。下邊奏著樂，上邊頻頻舉杯，大家海闊天空，高談闊論。正在說笑之間，有人進來稟報：「啟稟萬歲，轅門外來個老道，要見大帥和魯國公。」眾人聞聽一愣，來個老道，能是誰呢？

老程站起來說：「陛下，大帥，你們都甯動，我看看是不是我的熟人，去去就來。」程咬金帶著幾名親兵，有人舉著火把，打著燈籠，來到轅門。已有人打開轅門，撤掉鹿角，老道就在那兒站著。程咬金借著燈光一瞧，不由得驚喜交加，快步上前：「哪陣香風把您給刮來了？」就見這位道人身高九尺掛零，頭戴灰色九梁道巾，銀簪別頂，腦門上安塊無暇美玉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繫水火絲絛，雙垂燈籠穗，胖大雲履，斜背鹿皮囊，背背寶劍，手拿拂塵。臉上看：面如晚霞，兩道蒼眉，一對丹鳳眼，獅鼻闊口，花自鬚髯散滿前心，滿口牙齒潔白，眼賽金燈，在那一站，穩如泰山。來者正是風塵三俠頭一位，三元李靖李藥師。他怎麼來到唐營了呢？這有個原因。自從他給薛應龍寫了封信，要他到兩軍陣前效力之後，李靖也就下山到四川去了。走到半道上，遇到了一個由四川來的道友，道友告訴他盤道的日期改到了來年秋天。李道爺一聽怎麼辦呢？還得回香山大白雲觀。回到白雲觀的時候，薛應龍已經下山了，他感到非常寂寞。李靖一想，我現在閒暇無事，乾脆到前敵看看，見著老薛家也作個安排，只要應龍沒事，我這當老師的也就放心了。他這才帶著川資路費起身。朝行夜宿，非是一日，這日來到唐營，往裡通報。程咬金一看，真是驚喜交加，搶步上前躬身施禮：「道爺，您老人家一向可好，哪陣香風把您刮來了？程咬金這廂有禮了。」，「無量天尊。」李靖以禮相還，把程咬金攙起來，樂呵呵地看著他：「魯國公，你的身體還這麼好！」，「托您的福。我這人吃得飽睡得著，沒肝沒肺，哪能不好呢！仙長，此地並非講話之所，往裡請！」

程咬金把李靖接進中軍帳，向大家一說，帳內眾人「嘩」全站起來了。唐王李世民也過來給道爺見禮。李靖坐下以後，左瞅瞅右瞧瞧，今兒個是什麼日子，大伙兒怎麼這麼熱鬧？張燈結綵，大擺筵宴。程咬金說：「你來的正是好日子，就喝喜酒吧。二路元帥薛丁山和樊梨花拜堂成親，今天洞房花燭，因此我們大家祝賀，沒想到仙長您來了，您真有口頭福啊。來呀，重擺酒席，給仙長做素齋素飯。」李靖也沒推辭，一是有點餓了，二是跟程咬金這些人也不見外。大家一邊吃，一邊嘮。

李靖這邊看看，那邊看看，程咬金問：「仙長，你找誰？」，「我那徒兒薛應龍哪裡去了？」，「噢，這孩子可有意思了，剛才還在這轉悠，跑到這領賞呢！大家都給了賞，他樂呵呵兜著銀子跑後邊去了，不知道跑哪兒領賞去了。」，「這孩子沒事我就放心了。」李世民就問，這孩子什麼出身，怎麼回事，李靖就把薛應龍的出身講說一遍。大家聽完，贊歎多時。程咬金也把薛應龍的經過介紹一番，老仙長這才放心。

大帳中正在高興，薛應龍哭著跑進來了：「了不得了，我爹跟我娘打起來了，還要殺我。」人們一聽，無不驚駭。程咬金定睛一看，就見薛應龍臉上青一塊紫一塊，嘴角滴著血，眼眶都腫起來了，帽子也掉了，衣服撕得一條一條的，渾身是土。老程嚇得真魂出竅，趕緊跑過來把薛應龍拽住：「孩子，到底是咋啦？」，「老太爺您趕緊去看看吧，我爹跟我娘打起來了，不知道我爹為什麼把我也揍成這個模樣。」

三元李靖就在旁邊坐著，這孩子是他撫養大的，愛如珍寶，自己一下都捨不得捅他，叫薛丁山揍成這樣，這還了得嗎？李道爺慈悲眉倒豎，方眼圓睜：「無量天尊。應龍這廂來。」，「哎喲，師父來了，您什麼時候來的？」，「先別問這個。為什麼薛丁山要揍你？說吧，別怕。」薛仁貴也問：「孩兒啦，說吧。」薛應龍擦乾眼淚，把後帳的事情講說了一遍。

薛仁貴聞聽此言哎呀一聲，臉色煞白，趴扶桌案，「哇」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噴在地上。李世民氣得把杯子也摔了，程咬金急得嘯嘯直跺腳：「丁山哪，小兔崽子，你又犯了牛勁了，這一回非扒你的皮。」老程轉身奔向後帳，幾家少國公也跟著。有人通知了女眷，柳、樊二氏夫人，何氏老太太，薛金蓮，寶仙童，陳金定，丫鬟婆子老媽兒全都蜂擁到後帳。

眾人趕到一看，樊梨花也伸上手了。這一次樊小姐可不讓步了，用手指著薛丁山：「姓薛的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！我樊梨花眼瞎了，怎麼就喜歡上了你這種人？你真是個人面獸心之輩！我做夢也沒想到你有驕心爛肺，在一個孩子身上你有歪歪心哪。你說的是什麼話？薛應龍是什麼人？這孩子的出身來歷是怎麼回事，誰把他介紹到這兒的？你張嘴就血口噴人，我樊梨花也不是好惹的，讓一讓二不能讓三讓四，今天我跟你拼了。」薛丁山也不讓步：「好賤人，我早就想宰你。」說著話擺劍就刺。正打得不可開交，前院的人就到了。頭一個就是程咬金：「丁山，你是活膩了，來來來，你先把我也殺了。」老程倚老賣老，過來把薛丁山抱住了。老程下邊拿肚子頂，上邊拿腦袋撞，隨後寶仙童、陳金定、薛金蓮也趕到了。把陳金定氣得，蹦過來把薛丁山胳膊抓住：「去你的吧！」咯噔噔噔！把薛丁山摔出一溜滾兒，寶仙童、薛金蓮也勸住了樊梨花，正在慌亂，李靖也趕來了。

李道爺一皺眉，往左右看了看：「諸位，大家先靜一靜，我說兩句。」李道爺是客人，又那麼高的身份，大家馬上把道路閃開了。「無量天尊。哪位是二路帥薛丁山，我開開眼見識見識。」程咬金過來說：「丁山，過去，認識不認識，風塵三俠的頭一位，三元李靖李道爺，聽說過嗎？」薛丁山也嚇了一跳，心說這是劍客呀，他來幹什麼？連我老師都說，練武術的不用跟人家比，人家是祖宗尖兒哪！薛丁山趕緊過來把氣往下壓了壓：「薛丁山參見道爺。」李道爺二目如電，打量打量薛丁山：「二路帥，我且問你；你為什麼打了薛應龍？」，「啊，他管我叫爹。」，「叫爹你就揍他？甯問，你心邪呀！你把事想錯了。你說薛應龍是怎麼回事，難道說他跟樊小姐還有什麼不清楚的事嗎？薛丁山，你身為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，按理說是個了不起的人。今天我一看，你比凡夫俗子還凡，你是不可交的人。我不允許你侮辱我徒弟的人格，當老師的得交代清楚。哪一位辛辛苦苦，把我徒弟給找來了。」，「來了。」，「徒兒，這邊來。」，「師父。」，「孩兒啦，別哭。是他把你揍的嗎？」，「是，我爹不知道……。」，「咳！還管他叫爹？你要有這麼個爹是你的恥辱。」李靖強壓怒火，當眾介紹了薛應龍的身世及來歷：「我以為把他介紹到兩軍陣前，為國效力有何不可，我還想著你薛丁山要收這個兒子一定會高興的，誰知你是一派小人心腸，這對我徒弟是莫大的侮辱。薛丁山，我看在萬歲的分上，看在你爹的分上，也看在魯國公的分上，不跟你計較，但是我徒弟也不能在這呆著，我現在當眾聲明，把我徒弟帶走。應龍，收拾東西跟師父走。」，「上哪兒去？」，「回香山白雲觀。這個地方不能呆。」，「好吧。」薛應龍還有點難過，來的日子不多，跟大家混得挺熟，現在離開有些捨不得；不離開吧，師父的話不能抗拒，便把戰馬及應用之物準備好了，與大家灑淚告別。程咬金也捨不得，拉著薛應龍的手，咧著大嘴哭開了：「孩兒啦，跟老太爺爺還沒處夠哇。我實指望把你留下，為國家出力報效，哪知道遇上這麼個畜牲，讓你受了屈。應龍啊，早晚也得讓你出氣。回去聽師父的話。」，「我記住了。往後我師父一高興，還許把我再領回來。」李靖把袍袖一抖，生氣地走了。

薛丁山聽李靖一講算明白了，可是也晚了。樊梨花的氣更大了，把寶劍一掄，用手指著薛丁山：「姓薛的，你聽明白了沒有？三元李靖說得清清楚楚，你剛才不但侮辱了那孩子，也侮辱了我，我樊梨花豈能容你。」說著話往上一縱，擺寶劍要斬薛丁山。這一下把大伙全嚇壞了，認為樊小姐是非下絕情不可。這種事攔到誰身上也完不了。薛丁山聽完李靖的話，他也追悔不及：「是這麼回事，我是個什麼人，讓老劍客把我數落了一頓，我真是驕心爛肺。人生天地間不管是男是女，要犯這毛病叫人膈應，讓人討厭。無緣無故把人家孩子揍得鼻青臉腫，把樊小姐連打帶罵，能完得了嗎？」現在薛丁山恨不能有個河溝一頭紮進去就得了。因此，樊梨花掉著眼淚擺寶劍過來砍他，他動也沒動，眼一閉，脖子一探，在這等死。

樊梨花把寶劍舉起來往下要砍，要是薛丁山還手她就真砍上了，可是薛丁山沒有還手，而是把眼一閉，把頭探過來了。同時她還發現薛丁山二目之中滾下熱淚，可以看出是發自內心的痛改前非的眼淚，是追悔不及的眼淚。樊梨花何等聰明，咋會看不出來，手腕一軟，啞啞寶劍落地，哭著一轉身，看見母親何氏：「娘啊，女兒對不起您，咱們娘倆回寒江關。」樊小姐說完了，帶著丫鬟婆子，把車轎套好，登車走了。別人怎麼留呢？拿什麼話來挽留呢？沒詞兒呀，眼睜睜看著樊小姐二次離開前敵。

大帥薛仁貴明白過來了。一聽說李靖帶著薛應龍離開前敵，樊小姐也走了，大帥簡直要氣瘋了：「來人，把薛丁山給我帶進大帳。」這回薛丁山老實了，也不蹦跳了，到帥案前一跪：「爹，兒我錯了。」，「徒，你怎麼老錯，你什麼時候明白？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呀！你氣走樊小姐，打走薛應龍，還有何面目站立人間！刀斧手，把他推出帳外，速速斬首！」程咬金對薛丁山是恨透了，方才還一蹦幾尺高地叫罵：殺他，宰他，扒他的皮。一看真要殺丁山了，老程的心又軟了。他急忙喊道：「刀下留人。」老頭子鬚鬚飄擺，邁虎步走進帥帳：「大帥，刀下留人。」，「老人家，難道說您還要為他求情不成？」，「仁貴呀、不是這麼說。你好好想想，我還是那句老話，只要留有丁山三寸氣在，我們就能想方設法把樊梨花再請出來。如果真把丁山殺了，樊小姐一點掛念的事沒了，那可就徹底完了。仁貴呀，丁山不但是你兒子，他也是國家的大將啊！思前想後為了大局著眼，你就饒了他吧！再給他一個機會。」，「老人家，您別往下說了，我是非殺不可。」無論眾將怎樣講情，薛元帥一概不允。

皇上一看，自己不說話不行了。李世民也生薛丁山的氣，可仔細想了想，老程說得也對，真要把丁山殺了，那就再也請不來樊梨花了。皇上想到這，也勸薛仁貴道：「大帥，魯國公所言也是，就再給他個機會吧。適才朕也發現丁山聲淚俱下，確實有悔改之心，大帥就把他放回來吧。」，「唉！陛下，臣遵旨。」薛仁貴沒辦法，只好把薛丁山放了、吩咐送往勞軍營，永遠別跟我見面。大伙兒一看元帥這麼大的火，乾脆也別讓他們父子見面了，在外邊把薛丁山鬆下來，就往勞軍營送。

這場風波過去，薛仁貴一病不起，身子一動就要吐血。多虧軍醫大夫給他調治，逐漸地病見好了，也能下地來回走動了。但是每逢想起這件事來，他就怒不可遏。正在這時，兩軍陣前炮響如雷，報事藍旗官進來稟告：「報元帥：楊凡和一個出家老道在外面罵陣，口口聲聲叫大帥親自答話。」，「再探再報。」，「是。」薛仁貴吩咐擂鼓聚將。中軍把令傳下去，霎時間帳中鼓響如同爆豆，眾將一個個頂盔貫甲，罩袍束帶，徐甲纏裙，全副戎裝，紛紛跑到大營聽點。薛仁貴已經升座帥位，頭頂帥字金盔，身披寶鎧，外罩戰袍，懷抱令旗令箭。中軍官、轅門官和滿營眾將參見已畢，分立兩廂。老程也趕到了。程咬金一看，薛仁貴瘦得都脫相了，眼窩深陷，傾骨突出，兩腮都癟下去了，臉跟灰紙一樣。老程心裡一轉個兒，低低的聲音：「仁貴，你支持得住嗎？」，「沒關係。」，「你聽他拉拉咕咕有什麼用啊，他討他的敵，咱們高掛免戰牌也就是了，等你病體好了，再想法對付他。」，「不，老人家放心，我照樣可以領兵開戰。」程咬金知道薛仁貴的脾氣，只好乾著急。元帥傳令，外面亮大兵一萬，我要亮全隊會鬥楊凡，營內眾將全部出陣。有人拉戰馬抬大戟，元帥扭鎧扳鞍飛身上馬。心裡想得挺好，可是馬上一坐，晃了兩晃搖了兩搖，幾乎摔下來。程咬金跑過去把薛仁貴扶住了：「仁貴不行啊，還是回帳養病吧。」薛仁貴沉穩了一下：「老人家放心，人就有個賤脾氣，越吃越饞，越呆越懶，到了兩軍陣前，這精神自然就上來了。因為多日不騎馬，故此身子閃了一下，這沒有關係。」

三聲炮響，轅門大開，薛仁貴來到兩軍陣。薛仁貴剛才是一個病夫，一到兩軍陣，精神頭兒也來了，腰板兒筆直，端著方天畫戟，閉目往對面觀瞧。

白虎關前出現無數番兵番將，陣中大旗隨風飄擺，旗角之下閃出兩匹戰馬，頭匹馬上坐著丑鬼楊凡。只見他金盔金甲大紅袍，胯下馬掌中鋸齒飛鏢大砍刀，在他的下垂手閃出一匹花馬，馬鞍轡上坐著個出家老道，這老道側身坐著，他要像一般人正面坐的話，臉就向一旁歪歪著，非得側身坐著才能看到兩軍陣前，下巴頰正對右肩膀，是個大歪脖兒。這老道正是楊凡受業者師扭頭祖。扭頭祖來到陣前正在洋洋得意，聽見唐營響炮亮隊，他立馬側身觀看，見唐營兵強馬壯，正中央繡旗之下闖出一匹快馬，馬鞍轡上端坐一人，帥字金盔，大葉素羅袍，白馬，畫桿描金戟，臉如銀盆，三絡墨髯，臉龐瘦削，二目如電，很有精神，扭頭祖看罷問身邊的楊凡：「徒兒，這是何人？」，「師父，這就是薛仁貴，是薛丁山的爹。」，「噢。」

老道雙腳一點鎧，大花馬嗒嗒嗒來到薛仁貴馬前，絲韁一帶，口頌道號：「無量天尊。對面你可是薛禮薛白袍嗎？」，「不錯，正是薛仁貴。」，「呵呵呵，薛禮呀，要提起你來，西涼各國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哇，你這臉從地下露到天上了。不過你也有糊塗的地方。你忘了出頭的椽子先爛，官大生險，樹大招風，你更忘了什麼叫激流勇退。你臉露足了，官當得夠大了，退歸林下，何樂不為？可是你野心勃勃，得寸進尺。薛仁貴，今非昔比，你年輕時候的事永遠不會再回來了，你瞅瞅你這模樣還能打仗嗎？我也不是長西涼的威風，滅大唐的銳氣，貧道若一伸手，哪有你們的命在！我有愛將之癖，好生之德，不忍要你的性命。你回去把你兒子薛丁山和小賤人樊梨花喚出來，貧道要找他們算賬，這一對狗夫妻，欺人太甚，把我徒兒楊凡欺負苦了。你兒薛丁山憑著臉蛋子長得好看，硬是把我徒兒媳婦霸佔過去了。有道是殺父之仇、奪妻之恨，此仇焉能不報，你是你，薛丁山是薛丁山，二者不能混為一談，我要贏了算欺負你，趕快退了去。」

扭頭祖一頓吹牛，薛仁貴感到刺心，不愛聽什麼他偏說什麼。薛大帥一陣冷笑：「仙長，你說了半天我還沒請教你高名貴姓，報上名來。」，「既然你問我就告訴你。離此一百八十里地有座禿嚙山，我出家就在禿嚙山上，人送諱號扭頭祖。」薛仁貴一聽嚇了一跳，這人早就有名，當年老師就給自己講過，武術分多少派，哪派有多少高人，都叫什麼名字，老師就提過這個扭頭祖。沒想到事隔多年，在白虎關前見面了。薛大帥說道：「你就是扭頭祖？」，「然也。薛仁貴你怕是不怕？」，「仙長，玩笑了。兩軍陣前開兵見仗，分高低見死活，這是常事。我薛仁貴不才，大江大浪渡過多少，焉能被你嚇住？不過我勸仙長幾句話：這兩軍陣是俗家的事，你們出家人何必貪戀紅塵，妄開殺戒？我聽我師父講過你是位道德高深的人，出家不易呀。你為什麼聽了你徒兒的話，他搬弄是非，你就上當受騙。老仙長我可不是怕你，最好你別管這個事。如果你蹚了這個渾水，要管下去，恐怕你也不能善終啊。」，「無量天尊。薛仁貴，我好言勸你你不聽，反倒大話恐嚇我，貧道就不怕這個，既然你不聽良言相勸，休怪我無情。楊凡你與為師觀敵市陣，我去會他。」他把馬往前催，晃動杈條杖要大戰薛仁貴。